孟子 一
梁惠王
共七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illegible]漢京北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而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

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知性也所謂大本其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

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註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地元年閔即湣字伐燕一事史記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為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

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逴齒事證之閔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云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名愈字退之謚文公

唐鄧州人○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蓋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

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况戰國時趙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

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音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全稱上說下來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

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
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
也魯然顔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
孟子皆其學也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
該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
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日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
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
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
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
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
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
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
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
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又曰揚子雲

曰古者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闌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去聲)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揚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揚中之抑只著向無孟氏二句斡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

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揚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

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
養氣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
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
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
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
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
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
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

角英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責賢者備之辭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

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名脩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新安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荅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

見異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来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恵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朱子曰仁言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混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

○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

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峯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與倣同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

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

上者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
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
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
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沈斥水田舃鹵也沈謂湖深水之下也斥鹹
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
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
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
反下同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
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

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允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

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雲峯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推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

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陂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

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雲峯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

害字對而害巳蔵於利之中○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爲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

不顧義理事欲利已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雲峯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已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

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已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已之心絶利已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已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爲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峯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域養禽獸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

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雙峯饒氏日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

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龜山楊氏曰惠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

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峯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爲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爲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

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
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
老穉之不能移者移粟民自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既
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
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服牝服車之材也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

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雲峯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為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

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事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事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十始衣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

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夭烏老反胎懷孕者夭始生者**七十非肉不飽**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鷄豚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飮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庠序皆學**

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擧重以見(形甸反)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日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

盡法制品節之詳 雙峯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侈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 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 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並去聲如左右手之右本音 是王道之成也 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大成也○新安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七刀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

益脩其政即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

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雲峯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挺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

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為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疊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

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遏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魏斯之孫也惠王三

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

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之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
日省刑則不伐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所以為仁政之大目易治也耨耘
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
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教是以
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
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入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
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来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搏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

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脩爲之哉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 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穽地陷獸也 溺溺於水暴虐

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字知之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爲國之常道其所施爲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

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治每每致疑而莫
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而以
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
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則有當報者
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
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為耳忿懥
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
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者所謂志於救民則至
誠惻怛成已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日
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
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
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
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
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
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
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
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
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
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
言不我誣也○新安陳氏曰逞忿棄怨私欲

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已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常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愼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

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耶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内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

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

與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渟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渟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

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王江東或遂以亡國秦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璧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簒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同為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為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非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羙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

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下沒反集註音核核字有二音宜審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

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

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雙峯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雲峯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

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推充

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

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鍾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朱子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翦不暴殄既足以

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爲仁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峯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于中而所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峯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

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峯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說心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說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

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著教分曉不可糢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蕃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幾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擧而措之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

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

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

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雙峯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眞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

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峯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蔱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蔱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下同錘直垂反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

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

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陂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

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慶源輔氏日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擧與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爲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王若以是爲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峯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

功不至於百姓也慶源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爾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觳觫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横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反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形甸反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已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蒞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忮求務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

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也計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罔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峯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時念反 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

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甸反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

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覇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鴈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殆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

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于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

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慼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雙峯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

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所好而獨擴以公理可謂善啓告者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前漢

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 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

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朱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憂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說○新安陳氏曰不恤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慚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講武事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祀與戎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騖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

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諫使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

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新安陳氏曰前篇因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彊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安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

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湯事見形向反下同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詩綿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駾突也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同云越王句踐芈姓與兵伐吳吳王夫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音扶椒今大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追

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於吳也滕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其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行猶微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大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雲峯胡氏曰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求國雖或不恭而字之

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敷救反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

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慇懃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

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雲峯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充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朱子曰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新安陳氏曰大之事

小善待之而已非小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略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趙氏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

此文王之大勇也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峯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

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

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

大勇也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

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峯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峯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

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雲峯胡氏曰觀集註非但

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夸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慶源輔氏曰下

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懽忻愉怡痒痾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

無王不可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洛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去聲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侯令祝鮀從辭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謂之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糧謂糗也去久反熬米麥也又丘救反糒音備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

解見形向反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峯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令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

從流上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雙峯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之行之行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註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金爲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爲水聚清物之象故爲物絃用四十八絲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

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南軒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引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峯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說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樂而後能樂以

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遊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遏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去聲

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

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爲說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去聲公田是九分扶問反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之敎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問文

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秦醉反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其可哀也○雙峯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搏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

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音干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

所以盛音成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記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率循也滸呼五反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

民也 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 擴天理 而格其非心 遏人欲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

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反)析於幾(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聲)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慶源輔氏曰法似踈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勇好色則似若踈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已之

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 學者

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新安陳氏曰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慶源輔氏曰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為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

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峯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峯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上聲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註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

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雙峯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

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退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

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

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結此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

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朱子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紾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

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斷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氏曰賊之爲害深殘之爲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顚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絶滅天理則是殄閔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衆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爲臣者之大戒○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絶本根傷枝葉之殘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

亦見英氣太露處 ○王勉建安人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弒之罪也雲峯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峯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

愛王○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

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心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甸反序說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為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者矣然其命之絶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者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孟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爲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爲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

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
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
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甸反則
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
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幷去聲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

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别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還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略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吊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

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爲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

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為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撿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忘

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甸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敗則

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寧死而不可棄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國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峯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守城池地利也民弗去

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與逼同筆力反）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形甸反）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倖通於其所難必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

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大王
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
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
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已私也為善者
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
開乆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
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
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雲峯胡氏曰集
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天
理之所當為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
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
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
不可僥倖
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

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擧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

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審已量力擇而處上聲之可也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

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

滕是必亡無可疑者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畀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新安陳氏曰平

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雙峯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雙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

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龜山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誘之天也○慶源輔氏曰章旨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雙峯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天已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